



我与平顶山晚报



作者:侯国平

河南正阳人,平顶山市作协会员,南风窗专栏作家,在全国十几家媒体开辟专栏,有上百万文字散见于国内外媒体。

逢春喜雨巧耕耘

平顶山是一座飘来的城市,《平顶山晚报》副刊逢春苑就像一颗蒲公英种子,在鹰城的田野上飘飘洒洒,播种在文学爱好者的'心上。岁月无痕,流光难驻,不经意间,晚报已伴市民走过了30个春秋。

平顶山是名扬海内的煤城。从《平顶山晚报》诞生之日起,晚报副刊逢春苑就用炽热的情怀品位,挖掘着时代散发的硝烟,讴歌着新时代的主旋律,续写着鹰城的人文情怀,散发出豫西山区独有的诱人魅力。她像一杯宝丰美酒,更像一件汝州青瓷,给鹰城儿女开辟了纵横文字的园地,架起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。播种一块文学田地,是一件很费心血的事,而

当你的作品变成铅字,展现在读者面前时,已经融入了编辑老师的辛勤劳动,进而转换成集体智慧的结晶,所以你那一点付出也就不值一提了。

这几年纸媒文学副刊不景气,晚报副刊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坚守发展,在逆境中迎春怒放。有一年我去徐州出差,见到了不少外地文友,令人想不到的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了《平顶山晚报》有个逢春苑副刊。原来,有不少外地文友都在逢春苑发过文章,提及董佳理、刘美华、王会静等编辑的名字,就像老朋友一样。我不禁拊掌感叹,原来以为逢春苑是养在深闺人未识,却不料也是闻名多年了。



冰瀑飞虹

新华社发

屋檐下的冰凌

◎小薇(河南郑州)

今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冽一些。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和街道上裹得严严实实的行人,我突然想起了还在鲁山乡村的父母。“少壮日与辉,衰老日与愁”,恍惚之间,我回到了儿时的村庄,回到了儿时的冬天,眼前浮现出房檐下那一串串晶莹的冰凌。

雪后的小村,滴水成冰,每家草房子的房檐下都挂起长长的冰凌,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我和小伙伴踮起脚,伸长脖子,挑选出最长最亮的冰凌,然后让同伴抱起自己,伸出手把它掰下放在嘴里。透明的冰凌在牙齿间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,冰冰的、爽爽的、甜甜的,让人忘却了冻木的双手和红红的嘴唇。我想,那感觉可能和现在小朋友吃冰淇淋一样吧。

冬至前后,村口水塘结了厚厚的冰,放学的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到上面,一不留神摔个仰八叉,引来一阵大笑。摔倒的同学会揉揉摔疼的屁股,形象全无地艰难爬起,再摔倒再爬起,全然不顾冷冽的寒风小刀一样刮过我们的脸,穿透我们的身体。小伙伴们红红的鼻尖儿好像永远都在流着鼻涕,小手冻得红肿,像馒头裂着口,实在疼了到火炉上烤一烤,火辣辣的,继而痒痒的。大人看到了,会打发我们出门拾回一些楝树子儿,用搪瓷缸在煤炉上煮得胖胖的,再嘱咐我们每天早晚洗了手脸后拿几个搓开了涂在手上。过了几日,手上那些小口子竟然慢慢不见了。

小时候的家里好像与外面一样冷,除了上学,我们每天在村子里奔跑,在池塘上滑冰,在村口的柴火垛上跳上跳去。暮色降临,父母在村口一遍遍叫着我们的名字,我们才会头上冒着蒸汽,一溜烟跑回家。儿时的冬天,天寒地冻,但回忆却暖暖的,快快乐乐。后来,村里的池塘没有了,草房变成了楼房和平房,檐下一串串晶莹的冰凌也消失了。一年年的冬天后,我和小伙伴也人至中年。

寒冷的冬日,身在异乡的我,总会想念还在小乡村的父母。大姐接父母到她住的小区幸福城过冬,爸爸在电话里说:“在幸福城,你姐家有暖气,挺暖和的。”

一颗心终于放下,只是,幼时故乡那一串串漂亮的冰凌,再也见不到了吧?

无法忘却的温暖记忆

在过往的岁月里,《平顶山晚报》就像一位老朋友,可亲可爱、可敬可赞。尤其是晚报的几位记者朋友,细细回想,与他们点点滴滴的交往都是宝贵的记忆。

最先是与李霞老师的交往。

2020年春季,我正在办公室审阅志稿,忽然接到李霞老师的电话,说晚报要报道老百姓关心和参与创卫的事迹,问我有什么线索。我就给她介绍了邻居张勇夫妇在小区种植牡丹等花卉的事。

第二天下午下班后,李霞老师骑着电动车带着儿子从老城区赶到示范区采访。很快,晚报发出了《夫妻俩家门口种出“国色天香”》的报道。邻居看到后,都夸写得真好,很温暖,是老百姓的日常。

这次采访,李霞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:简朴、热情、执着。从她身上,我看到了记者的苦与乐。

2022年夏,我又接到李霞老师纪念恢复高考45周年的采访电话。我婉言谢绝,说:“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孩子,无非学习吃苦一些、努力一些,没有什么可采访的。”谁知半个多小时后,她风尘仆仆赶到我办公室。被她那股韧劲打动,我只好接受了她的采访。

第二天,我的高考故事《搭煤车变“黑

老包”》见报。文章从“搭着煤车回学校”“蚊虫叮咬的夜晚”“难产的录取通知书”三个方面,记述了我艰辛的高考之路。

这篇文章,我看了三遍。儿子看了说:“没想到您吃了那么多苦,等您孙女儿大了,让她也好好看看。”

《平顶山晚报》根扎文化沃土,以独特新颖的文笔讲述优美的文化故事,让文化内不彰外、省己不炫人、清心不奢物。走进其中,就仿佛来到风光旖旎的百花园。有时候,我也偶尔会成为这里渺小的一员,内心便惊喜不已。

我一直从事地方史志工作,就“好家园”和村史馆的建设,我先后接受了王春生、邢晓蕊老师的采访。报道中涉及我的虽然只有几行文字,但总是潮涌胸间,激起我的所思、所盼,从中感受到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。每次接受采访,我都会把喜悦告诉家人,与他们一起分享我的快乐。

2021年,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我市青年作家郭方向历经两年呕心沥血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《鲁山脱贫攻坚大决战》发表,引起巨大反响,我也写了一篇评论《乡村国事》。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《平顶山晚报》上。这也算是我对中国乡村故事涂上的出彩一笔吧!

晚报情缘

与晚报认识,也就是这几年的光景。文史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,我虽爱好广泛,但皆为皮毛。幼时钟情于散文,及至成人,间或动笔,偶在朋友圈晒一晒自己的小作文。许多熟悉的朋友看了都说清新自然,该投到报纸杂志上发表一下。恰巧此时,一个偶然的小故事,让我与晚报结缘。

那是个春夏之交的周末,几位好友相约去叶县摘桃。驱车几十里到了目的地,桃园很大,桃子也漂亮,只是味道一般般。

一帮人很失望,想打道回府。同行的一位老兄说,沙河岸边还有一个杏李园,几亩大,果园很有特点,果子的品质挺好。于是,我们就兴冲冲地奔园子而去。

果园离沙河几百米,郁郁青青,很有气象。园子周边有一圈篱笆墙,上边爬满锯齿状叶片的藤状植物,朋友说那是山药。枝叶间的果子是灰青色的,不仔细看还真认不出哪个是果、哪个是叶。我随手摘了一个咬了一下,厚重的甜味瞬间惊到了我。灰青的皮、红色的果肉、甜美的味道,很快在空气中散发开来。回去后,我写了一篇几百字的小文,发在了朋友圈。

之后我将这篇小文投给了《平顶山晚报》副刊,且很快见了报。

还真得感谢《平顶山晚报》呢。这篇散文帮了那位果农大忙。他说,一园的果子,仅仅三天就卖完了。如今,三年过去了,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沙河岸边的杏李园,每年都是仅仅几天果子就卖完了。所以一到那个时节,馋嘴的人就开始打电话,咨询什么时候开园。

文字的魅力那么大,此时此刻才知道呀。

与晚报结缘后,我的写作之路也驶入了快车道。编辑,也成了我写作的领路人。尤其是朱编辑,一个题目,经她一改就更加亮眼。在他们文字的删删改改中,我学到了许多写作技巧。虽然老师说很喜欢我的文风,但有几斤几两我自己清楚,这分明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。

文学的路,很远,很长。文字,文学,却没有止境。我已经离不开这张报纸了。文字的提升在于生活,在于平时的点点滴滴,晚报是我写作的摇篮,那就祝她诞生更多更好的作品吧。



作者:翟红果

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二级调研员。省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。有散文、诗词发表于报刊、网络平台。著有散文集《时光雨》。



作者:卫鹤龄

河南平顶山人,就职于平顶山市统计局。喜好历史、文学,文字散见于报纸、杂志。